

华夏风云丛书·春秋篇
《中华英烈》编辑部编

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征文集

当礼炮鸣响的时候

徐向前题
一九八九年七月

宝文堂书店

当礼炮鸣响的时候

徐向前题
一九八九年七月



宝文堂书店

《华夏风云》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秦晓鹰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 青 刘 桅 邱 明 邱 建
罗欣欣 秦晓鹰 秦海波 覃光广
薛 京 郝一星（本书特约编委）

责任编辑：秦晓鹰 刘 桅 邱 建

书名题字：徐向前

封面设计：岳 昕

当礼炮鸣响的时候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02,000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印张6.125 插页2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0030-165-6/I·115 定价（压膜） 2.40元

目 录

礼炮为何在此时鸣响 (师哲)	(1)
终生难忘的时刻 (丁一岚 齐 越 杨兆麟)	(9)
摄取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瞬间 (吴 群)	(22)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 (李水清)	(29)
我心中的天安门 (戎子和)	(35)
我在为大典巡逻 (刘朝江)	(43)
洗罢征尘又启程 (徐向前 黄 杰)	(49)
愿海峡两岸比翼飞 (傅学文)	(55)
当时,我与李宗仁、白崇禧先生在一 起 (程思远)	(65)
我心中的十月 (江 华)	(75)
当红旗升起的时候 (何正文)	(83)
卖身文书不能丢 (曹 欣)	(96)
还愿 (李 敏)	(106)
山乡万里欢 (周德民)	(111)
艰难的历程,辉煌的胜利 (欧阳文)	(117)
五星红旗,鲜血染红的旗 (林 明)	(122)
五星红旗是胜利的旗 (范海保)	(125)

国 庆 情 思（沈东屏）	(133)
共和国在我心中（王 锦）	(145)
金色的梦（雷凌舫）	(153)
杭州琐忆（江修惠）	(162)
难忘的历史性时刻（雷洁琼）	(169)
重庆天亮前后（徐堪波）	(172)
我们刚刚进入青海（杨琪良）	(175)
天德山上度国庆（钟德灿）	(186)

礼炮为何在此时鸣响？

师 哲

1949年5月初，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为此，委托刘少奇、周恩来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出国访问有关事宜；还调来戈宝权、邓力群等同志帮助工作。

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受毛泽东的委托并代表毛泽东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的。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我。另有几名工作人员。

7月2日，刘少奇、王稼祥和我从北京出发，到了沈阳，高岗、徐介藩加入。我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去苏联。因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的欢迎，所以飞了6天才到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苏共中央外事处工作人员什捷尔巴可夫（后来于1978年～1986年任驻华大使）接我

们到别墅休息。

刘少奇同斯大林共会谈了5次，前4次是交换意见，第5次是告别。

这里要说一下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在我们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认为蒋介石有装备精良的几百万大军，背后还有个美国，而苏联无力援助我们，怕我们打不赢蒋介石，所以表示了不同意打。毛泽东当然没有听他的，也没有向苏联求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指挥，将战争引向胜利。1948年12月间，苏方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止内战，说服中共别打了，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兄弟阋于墙，犹外御其侮”。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在组织平津、淮海两大战役，国民党为了逃避覆灭的命运，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次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我们，未作任何表示。这说明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革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将那封信译成中文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看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周恩来说了句，“一看就知道是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笔法，文诌诌的。”毛泽东则一言不发，不予理睬。

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间刘少奇：“我们妨害过

你们没有？”刘少奇说：“没有。”斯大林说：“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斯大林说这话时，态度非常严肃，深感内疚。

经过两次会谈，王稼祥提出：这样谈法太零碎，最好写个书面的东西，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革命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同意，于是王稼祥把他在出国之前就已准备的提纲再一次斟酌之后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个提纲很好，便亲自写稿，由我和一位苏联同志翻译，随写随译，很快便送交斯大林，并附信说希望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看。

第三次会谈就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元帅们阅读了中国代表团写的材料之后，斯大林专门为我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几位元帅列席研究这个材料。会谈中，斯大林解释说：因为材料中军事问题很多，所以请了几位元帅来参加。对材料本身，斯大林认为写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意见，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提出。参加会谈的苏方同志也都表示没有意见和问题。然后斯大林问中国代表团有什么问题。对提问题我们是有准备的。刘少奇提的问题，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斯大林回答的大意是：在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

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至少要有20年的准备。人民不答应发动战争，人民不愿意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国防部长风闻“苏军从阿拉斯加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期无政府。”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很快承认，我们不抱希望，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我们就不孤立了，可是这一点也无大的把握。斯大林这次提了一下，态度也不很明朗。8月，当我们告别回国时，斯大林又强调说：“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斯大林提醒我们要警惕。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的详细内容都及时电告了国内，于是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

同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谈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

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谈，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讲到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还讲了革命中心东移问题。斯大林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对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斯大林认为是成熟的，特别指出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即周恩来。那是当之无愧。

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人员此时全都弃馆逃之夭夭。这次会谈后，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高岗也提前回国了。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只有刘少奇和我参加。

斯大林邀我们到他的别墅，引刘少奇参观他的花园。花园很大，种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其中有从中国引去的谷子，已长出谷穗，大约两周后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让我们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我们就要启程回国，所以他惋惜地说：“这次做小米粥是来不及了。”并且说，他想大面积播种。斯大林还介绍了他的各种作物。我们在花园里呆了很长时间。到吃饭时，来了几位政治局委员作陪。这次会见也是告别。

9月初，刘少奇和代表团成员回到了我国东北。回国时，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我们原提出需要150名。斯大林将这事交柯瓦廖夫·И去办。到我们临行时，已物色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96名，由柯瓦廖夫·И带领，和我们同车来到中国。

刘少奇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都逗留了一下，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对干部作政治报告，同干部谈谈话，听取当地领导同志的汇报和作指示，介绍了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恢复和建设，如何同专家合作共同搞好工作等。到了沈阳，刘少奇索

性住了下来，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召开了东北局工作会议，共同研究当前的一些迫切的问题。刘少奇作了时局的报告，还召开了一次干部和苏联专家的联席会议，举行了对专家的招待宴会和联欢会。刘少奇又多次到专家招待所去拜访苏联专家，对专家们的安置和有关干部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指示，并提出了注意事项；同时还穿插访问、视察了几个地方。后来得知中央已决定于10月1日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于是刘少奇一行匆匆离开沈阳返抵北京，此时已值9月下旬。记得当时东北已进入雨季，我们刚离开，那里便大雨滂沱，多处道路和桥梁被洪水冲毁，交通受阻，我们幸而抢先一步回到北京。

10月1日下午，欢呼雀跃的北京各界人民群众聚集到天安门前，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的左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代表。站在观礼台上的，除了我们的干部和各民族代表外，还有外国朋友和部分苏联专家。北京时间15时整，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整个广场，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接着，鸣礼炮，升国旗，奏国歌。解放军部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后面是群众游行队伍，直至下午5时许才结束。当天下午，我们回到中南海不一会儿，便收到苏联政府拍来的电报——祝贺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声明承认新中国的政府，并宣布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等。随之，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并建立与我国的外交关系。这是我国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是在外交方面所完成的重大步骤。它是在以后若干年内，其他世界各国同我国陆续建立外交关系的良好开端！

（师秋朗 整理）

终生难忘的时刻

丁一岚 齐 越 杨兆麟

40年飞快地渡过了。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但是，在国家、民族的历史上，在个人的经历中，有些重大事件，却是终身难忘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的光荣任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目睹的种种情景，永远生动而深刻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回想艰苦的革命战争的年代，我们和许多战友一起，奔波、转战在深山峡谷之中，工作、生活在被敌人严密封锁的荒僻山村，而此时此刻，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获得伟大的胜利，新中国如同巨人般屹立在东方，我们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宽阔的广场和向两面伸展的东、西长安街，那里站满了欢呼着的30万群众，挥舞着无数鲜艳的红旗，恰似翻腾的红色海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战士，早已排列成整齐的方队，等待检阅。我们过去哪里见过如此宏伟、壮丽的场面！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抑制。

在中国人民的广播史上，这是第一次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广播工作，并且由所有的地方电台联播。早在一个多月之前，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同志廖承志、李强、梅益、徐迈进、温济泽、左漠野、李伍等，就主持制订整个广播工作计划，并且分工领导编辑、采访、播音、技术、行政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编辑、记者胡若木、高文公、杨兆麟等一次次地采访了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并且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了解情况，草拟和反复讨论、修改实况广播稿件。同时，播音员丁一岚，齐越为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也参加讨论稿件，深入领会稿件的精神。播音是整个编采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而又处于直接和亿万听众交流思想感情的第一线，需要全身心投入准备工作。当时的技术装备是很简陋的。为了使整个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主席台上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普通的扩音机是不能适应的，于是，由1940年创建人民广播时期负责技术工作的傅英豪设计、制作了几部新型的扩音机，把9只喇叭装置在一起，分别设在广场的适当位置上，形成强大的音量，我们把它称之为“九头鸟”。这样，虽然解决了广场内部的音响问题，但是，朱德总司令将要从东长安街那边一路阅兵的音响还无法传送到设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再转播出去。工程师黄云拟定计划，在检阅车的挡风玻璃板上安

装一只话筒，在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小喇叭，另在记者和技术人员的采访车上装备一部钢丝录音机，在演习的时候，尾随在检阅车之后，事前录下音来，精确计算了时间，在10月1日播放这一段录音。9月下旬，要向各地方电台发出联播的通知，9月30日要向全国听众和新华社、各报社发出预告。这项全新的节目应该取个什么名称呢？梅益、温济泽等同志在一起商量，想出了“实况转播”、这个业务用语，即把现场的真实情况和音响，通过广播的技术设备和播音员的解说，转播给全国听众。大家都认为这个新的词语恰当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义，后来一直沿用到今天。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了。10月1日下午2时左右，我们早早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播音的工作的位置安排在城楼的西侧，我们都肃立在话筒前，觉得自己像是待命投入战斗的士兵。

俯瞰天安门广场，聚集着不断欢呼、歌唱的群众，城楼上下，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等待领导我们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战斗，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来临，等待着那个庄严、光荣的时刻。2时55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长长的台阶上，健步走上天安门的城楼。主持大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已经

提前来到主席台，以他那一贯严谨、负责的作风，仔细检查了各项工作。

3时整，盛典开始，毛泽东主席以洪亮而又浓厚的湖南乡音庄重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句具有千钧威力的语言，宣告了那灾难深重的黑暗岁月的结束，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了。刚刚静下来凝神倾听的群众又欢腾起来了，齐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海潮般的声浪回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同时，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涛涛东海之滨，莽莽青藏高原，并且飞越疆界，远达海外。无数收音机和广播喇叭的周围，聚集着亿万人民，此时都在屏息静听，他们的心都向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丁一岚和齐越兴奋、认真地交替朗读着广播稿，把眼前进行着的动人场面及时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我们想像得到，北京此时所发生的一切，也将强烈地激动着他们的心，他们会和我们一样，感到无比的欣喜。当时我们抑制不住自己的万千思绪，在播音的间隙里，回忆起过去的艰难岁月，也畅想着祖国繁荣昌盛的未来。人们都能深刻理解人民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光荣诞生，是怎样的来之不易啊！当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怎能不想起我们的国